

悦读

哲学博士郭红出书《长岛小记》 周国平为妻作序：比我更感性也更文学

2020年初，作家郭红与周国平夫妇带着儿子叩叩前往美国，探望读大学的女儿啾啾，却因为疫情滞留在美国长岛。在等待归国的日子里，一家人过上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日子。最初的焦虑忧惧释放后，人慢慢安定下来，忽然有了时间放空，生活本然的一面也随之浮现。在这段时间里，郭红用灵动细腻的文字，记录在长岛的日常，完成了一部关于生活与自我的书写——《长岛小记》，由新经典策划，2021年11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在这本书中，我们可以看到郭红像面对初识的人一样试着了解新的居所，看翻涌激荡的云与飓风过后深邃湛蓝的天，躲在窗帘后“监视”偷吃了南瓜苗的窠……点滴“无意义”的日常，构成了平凡生活中最真实的可爱与快乐。因为生活跳脱出原本的轨迹，伴随而来的是她对于自我、家人、人生与世界的思考。面对世事的变迁，学会随遇而安；看着一双儿女飞速成长，甘愿充当他们人生中的配角。“环境越是变幻无常，越是要找到稳定恒常的锚点。无论身处何处，对自然的内在应和，对亲情的温暖体悟，对过往的珍重之心，都彼此相通。结束长岛的旅居，迎面而来的是熟悉而又崭新的生活。”她在书中写道。

郭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，曾在商务印书馆策划编辑杨绛先生的《走到人生边上》，以及《钱锺书手稿集》等颇具分量和影响力的作品。《长岛小记》是她推出的第一部个人作品。在这部作品中，她描写人与自然，捕捉稍纵即逝、令人怦然心动的时刻。一面在世界上走，看风景、看世事，一面用内心去感知、理解人生的困境和希望。作家刘亮程读后说，“太好看了，我舍不得把它看完。”严歌苓则评价：“郭红记录了困境对她心灵的意外滋补和释放，验证了弗吉尼亚·伍尔夫写作中那种‘通往内心的路远比通往外界更漫长’的境界。”

11月26日，郭红携新作《长岛小记》做客深圳南山书城，与周国平、“夜听”创始人刘筱、主持人青音，围绕着“什么是我们向往的生活”做分享。作为郭红的丈夫，哲学学者周国平还为爱妻的新书作序，“滞留长岛既是一个意外，也是一个契机，在长岛这个寂寞与茂盛之地，看着这本书完成，仿佛看到一个小小的奇观。“她在自己的灵魂的旋律里走，从她的文字能听见这旋律，自由、灵动、旁若无人，把你也带进了这旋律里。”在活动现场，周国平坦率又不失褒奖之意，表示“她比我写得还要好。”



周国平、郭红夫妇给读者签名。

接受不确定，从当下寻找人生的锚点

面对大环境的因素，作为个体，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。如何面对时代和自我的焦虑情绪？《长岛小记》中有一句话回答了这个问题：“以前总是不懂，什么叫活在当下，现在明白了，就是随遇而安。其中最重要的是‘安’，尽快在新的境遇下保持内心的平静安宁，适应它，顺应它，择机而改变它。”回顾长岛的那一段时光时，郭红说：“我们逃离在外的时候，回望原来的生活，才发现它对于你那么重要。”

因为存在不确定性，人会产生不安、迷茫、虚无感，但也正是因为不确定，人生不存在既定的脚本，生活才有了各种可能，个体所付出的努力也才有意义。因此，与其忧虑，不如换个角度，尝试接受变化与波动起伏，而这才是人生真正的常态。

艺术家徐冰说过，“人生的核心问题是‘度过’，就是如何把时间用掉的能力”。《长岛小记》也恰恰是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这个问题。拥有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，其实对人的生活能力是一次大考验，有的人生活得异彩纷呈，有的人则陷入混乱、甚至虚无的无目的状态。

《长岛小记》呈现了一种丰盛、鲜活的生活状态，令人向往。作者一家人在有限的条件下，不断地发现、创造着生活的内容。像写文章一样寻找三餐的灵感，以艺术家的态度琢磨如何给女儿修剪头发，又像孩子一样贪恋公园里的水仙，想偷偷挖两株带回家。几位嘉宾分享了书中印象深刻的细节。周国平说：“其实长岛就是乡村，有树林、大海、山，这些将郭红以前沉睡很久的对自然的感悟唤醒了。这本书里面我最欣赏的就是这一部分，对自然的这种感觉，真的是很好，我肯定写不出。”

青音表示，《长岛小记》不只是一



《长岛小记》

本文学随笔，还是一本生活哲理书，书中许多篇目的标题都非常精彩，颇具深意，比如“每个家庭的遇合都是不平凡的”“温柔和棍棒都是束缚”“重大的时刻往往是静默的”“自在就是不讨好这个世界”“人生没有成败，只有喜欢和不喜欢”。

刘筱则分享了一个生动的场景，郭红冒着突如其来的风雪回家，远远地看到有人撑着伞站在雪里。“是先生。他微笑着等在那里，伞上已经积了雪……叩叩在窗内向我欢呼，仿佛我完成了多么伟大的壮举。进到家里，啾啾清亮的嗓音从厨房传出来：妈妈，姜汤马上就好。”讲到此处，大家似乎都真切地看到了家的模样。

对于“向往的生活”，周国平提到，“我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属于我的、我喜欢的，我也正在过这样的生活。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，我现在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，很安静。我天天看书、写作，和家人在一起，但是我觉得我内心很丰富，我的生活是有内容的。”



周国平（左）与家人。

周国平作序：她不过碰巧是我的妻子罢了

在序言《文学的恩惠》中，周国平写到，因为新冠肺炎疫情，他们一家四口被困在长岛七个月。“我们不知道会被困多久，一次次抢订机票，一次次被取消，归期似乎越来越渺茫。最焦急的是郭红，最后也是她费尽心思，找到了一个拼接航班的方式，我们终于结束了大洋彼岸的漂泊。可是，在滞留的日子里，正是这个归心似箭的人，我看见她天天端坐在电脑前，沉浸在写作之中。我知道她不久前开始写文章，但不知道她写了些什么。以前看过她写的东西，比较小女生情调，这没有什么，自己玩得高兴就好。这次有点异样，从未见过她这么持久而陶醉地投入，仿佛沐浴在一种幸福的光芒之中。某个夜晚，我怀着好奇一口气读完她写的那些篇章，我震惊了。我看到了什么？一个陌生的女子，她不是我的妻子，或者说，她不过碰巧是我的妻子罢了。她在世界上走，一边看风景、看人间，一边内心独白，对看见的景和物表示喜欢或原谅，对想起来的人和事表示喜欢或原谅。她在自己灵魂的旋律里走，从她的文字能听见这旋律，自由、灵动、旁若无人，把你也带进了这旋律里。以前那个顾影自怜的小女生不见了，我看到的是一个作家。我说的作家，不是身份和头衔，而是一种状态，我不知道怎样定义这种状态，勉强形容，是一种被文学附了魂的状态。当然，一个人不是毫无来由地被文学附魂的。许多年里，她一直是文学作品的热心读者，我家书架上堆满了国外当代作家的书，都是她买来的，一本本读得飞快。有的作家她反复读，比如爱丽丝·门罗、多丽丝·莱辛、雷蒙德·卡佛、石黑一雄。我比较老派，主要读经典的，而据她说，她也喜欢蒙田、屠格涅夫、海明威、马尔克斯等大咖的书。有时候聊起所读的作品，我发现她有很精辟的领悟，当时就想，她应该能够写出好东西。物有其时，心灵的春华秋实也有它自己的季节。这与生理年龄无关。滞留长岛是一个意外，这个意外成了一个机遇。疫情限制了旅行的自由，长岛是寂寞之地。海洋围绕着葱郁的森林，长岛是茂盛之地。在长岛的寂寞和茂盛之中，一个人灵魂中的文学基因醒了，在我眼中是一个小小的奇观。”

周国平还提到，“给自己的太太写序，这好像是一件尴尬的工作，但我很坦然。我喜欢某人的作品，我就诚实地表达这喜欢，因为这个人碰巧是我的妻子便羞于表达，我还不至于这么心怀鬼胎。有人也许会想，她是在我的影响下写作的，这可是天大的误会。我清楚地知道，在国内当代作家里，她青睐的绝对不是我。事实上，她的作品和我的很不同，是更感性的，因此也是更文学的。她的写作刚刚起步，但已经是走在她自己的路上了。这正是我最欣赏的，如果说她是在仿效我，我会觉得滑稽。那么，我一点功劳没有吗？倒也不是，不过我的功劳只是鼓励和支持她罢了。我的鼓励和支持，除了爱文学的公心之外，还有一点私心呢。我希望我身边的亲人，不论妻子还是儿女，都有自己独立的追求，自己热爱的事业，充满自信，丝毫不会感到受了我的所谓名声的压抑，这样我自己才轻松愉快，觉得没有做错了事……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